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家特务机构

东方明 著

長篇歷史小說

上卷

西厂 与 东厂



东方明 著

西廠與東廠

上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东方明 著

西廠與東廠

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面设计
任编辑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厂与东厂/东方明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5

ISBN 7-5059-2243-2

I. 西… II. 东… III. 历史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210 号

西厂与东厂

东方明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6 印张 3 插页 675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0 册

ISBN 7-5059-2243-2

定价:28.80 元

I · 1614

上卷

下 卷

皇帝亲手缔造、宦官直接指挥；坐探遍全国，杀手冠京华；

所有大臣都受到监控，“厂”字号特务以仆人为身份在大臣家卧底有的长达三十年；

设诏狱、兴厂刑，无所不用其极；

世界间谍史上第一个使用美人计的特务机构；

悬念迭出机关重重；组织严密、手段高强、心计阴毒；乌鸦飞、燕子斜。摩萨德、中情局、克格勃在某些地方都望尘莫及。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酒楼奇遇	(1)
第 二 章	乃王返京	(15)
第 三 章	皇帝的心事	(33)
第 四 章	西厂密计	(49)
第 五 章	密捕云珠子	(61)
第 六 章	东厂、西厂之斗	(75)
第 七 章	客店奇遇	(91)
第 八 章	瓦剌喇嘛落网	(111)
第 九 章	夜闯天牢	(129)
第 十 章	密救温格尔汗	(147)
第 十 一 章	包围王府	(163)
第 十 二 章	“蛇乘龙”：天象警告	(173)
第 十 三 章	西厂酷刑	(189)
第 十 四 章	王椅之计	(205)

2285/13

第十五章	美女计施在太监身上	(217)
第十六章	死里逃生	(231)
第十七章	制毒专家之死	(245)
第十八章	弑帝事件	(261)
第十九章	查封乃王府	(279)
第二十章	酷审乃王	(291)
第二十一章	七王闯宫	(309)
第二十二章	西厂总督被绑架	(331)
第二十三章	火烧百岁观	(347)
第二十四	西厂的末日	(363)

下 卷

第二十五章	皇帝的梦	(367)
第二十六章	一桩谋刺太子的悬案	(383)
第二十七章	夜盗密旨	(397)
第二十八章	皇宫掘尸	(411)
第二十九章	酷审宫女	(427)
第三十章	凶手在锦衣卫	(441)
第三十一章	狡闯王府	(453)
第三十二章	兵马司衙门血案	(469)
第三十三章	东厂刑	(477)

第三十四章	得而复失	(491)
第三十五章	钦犯落网	(507)
第三十六章	割舌·丧命	(521)
第三十七章	大闹皇宫	(535)
第三十八章	参劾魏忠贤	(543)
第三十九章	血写的“魏”字	(561)
第四十章	太监变和尚	(575)
第四十一章	诬陷平安王	(589)
第四十二章	皇帝审案	(603)
第四十三章	东厂弑妃	(621)
第四十四章	真和尚·假和尚	(641)
第四十五章	东厂劫狱	(659)
第四十六章	访查密谕	(675)
第四十七章	刑毙魏朝	(691)
第四十八章	李代桃僵	(703)
第四十九章	卜卦之谜	(715)
第五十章	尚方宝剑架在魏忠贤的脖子上 ..	(729)
第五十一章	雪夜行刺	(745)
第五十二章	死而复生	(759)
第五十三章	绑架平安王	(769)
第五十四章	办钦案的人成了钦犯	(785)
第五十五章	东厂的末日	(801)

第一章

酒楼奇道

秋雨绵绵。沿着起伏不平的山峰筑就的绵延到一望无际的远处的古长城，都被蒙在似雾似霾的雨帘里。那巍然兀立的黑沉沉的城墙上，急急地奔跑着三匹马，时而被天空飘过的云团所遮掩，时而又透过云缝绽露出它们那矫健的雄姿。

为首那匹枣红马上的骑者，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圆脸上一对弯月眉，蝌蚪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下吊，冠玉一般白的面庞上没有一丝皱纹；身穿绿色软缎夹袄，外面套着一件红色大氅，脚上穿着一双齐膝牛皮高腰靴子。枣红马的后面，一前一后跟着一匹白鬃马、一匹黄膘马，马背上骑着两个彪形大汉，一式的玄色衣衫，腰间佩着宽鞘腰刀。枣红马奔到一座倒塌了一半的烽火台前，那青年猛然一勒缰绳，随着一声长长的嘶叫，枣红马嘎然驻足。后面的两匹马，也急停下来，嘶鸣不已。

红衣青年翻身下马，走到城墙边锯齿样的堞雉前，默不出声地站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静静地望着逶迤绵延到天边的群山。视野里，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手掌似的叶片，有赤有橙有黄有紫，随着枝条的抖动，在沙沙的雨中不时颤动着。一阵秋风扫来，卷起无数片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似地在空中漫无边际地飘动着。

如丝如缕的雨水，无声地落在红衣青年的身上，沾湿了他的衣衫，连那双牛皮靴子也被淋得湿漉漉的，在秋雨中闪着幽黯的光泽。那两个同样淋湿了衣服的彪形大汉，悄无声息地走上前去，一左一右在红衣青年身后站下，好似担心他会突然爬上城墙，朝那数十米深的山坡一跃而下似的。

一阵秋风吹来，红衣青年打了个寒战，跟着就是两个响亮的喷嚏。

右边那个大汉小声道：“爷，您受凉了，咱们回去吧？”

红衣青年转脸看看他，又看看另一个，轻声问道：“你们也让雨打湿了，有些儿冷吧？”

“爷，奴才冷没关系，主要是您不要受凉！”

另一个大汉说：“都怪奴才大意了，出门时见没下雨，忘了带油衣。”

红衣青年微微一笑，说：“连日在屋里闷坐着，心里憋得慌，头脑也昏昏沉沉的，出来骑马奔驰，吹吹风，淋淋雨，可是很有趣味的。”

“爷说得极是，奴才笨拙，没想到这一层。”

红衣青年指着山下被树林遮隐只露出一些屋角的方向，问道：“那里是何处？”他的举手投足间都显得温文尔雅，说话声音清晰而又不带半点咄咄逼人之气，显出一种温存又不失富贵子弟的尊贵威严。

“回爷话，那里是五通镇，是这一带一个小小的热闹处所。”

“既是镇子，必有酒家。咱们下去喝几杯，驱驱寒气。”

三人翻身上马，往前走了一段，找到一处往下的石头坡道，顺着山坡往下去，不一会就进了镇子。这是一个只有二三百户百姓的小镇，但是由于位置处于三省交界处，镇旁又有驿道通过，来往客商旅人多，所以镇里商铺很多，光酒店就有七八家。三人牵着马在湿漉漉、滑溜溜的石板道上走了片刻，在一家字旗高飘的二层酒楼门口停下。红衣青年说：

“这家看上去显得洁净些，就在这里吧！”

“听爷吩咐！”

守在楼檐下的店小二早已迎上前来，又是弯腰又是作揖，满脸堆笑道：“三位爷们儿眼力可真不错！咱这‘鸿兴楼’可是三省闻名的，酒醇、肉香、菜美、果甜，当年洪武爷西征……”

“少啰嗦！”一个彪形大汉喝道：“头前引路！”

“大爷，小的遵命！”店小二接过三人手里的马缰绳，吆喝道：“小毛子出来恭迎三位爷们上楼！这马，小的牵往后院棚子下拴着，少不得草料伺候。”

被唤作“小毛子”的其实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点头哈腰把三人引进店里，领往楼上。三人上得楼去，楼上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边靠着一扇扇屏风隔子，看样子是准备根据客人的需要用来分隔雅座的。下雨天，喝酒的人不多，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四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兴致勃勃，都有点醉醺醺的，见他们三人上去，也都没有在意。这一桌的邻桌坐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戴着青缎瓜皮帽，穿着黑狗皮酱色绸马褂，里头罩着灰团呢长袍，千层底冲呢靴子上起着一道明棱。此人身材不算魁武，却是方头大脸，一脸横肉，凶神恶煞一般。他的面前摆着一桌子菜，一个小厮垂手侍

立一旁，随时斟酒伺候。听见三人上楼，他转过脸来瞟了一眼，目光在红衣青年脸上稍一停留，又回到桌上，自顾喝酒吃菜。

三人隔开一张桌子坐下，小毛子先给红衣青年把大髻解下，送往灶下去烘了，这才奉上热茶，垂手恭问：“爷们儿点些什么？”

两个侍从的彪形大汉解下腰刀放在空着的凳子上，其中一个说：“来一坛子好酒，灶上去热一热。菜？黄牛肉、山羊肉各切两盘，时鲜菜蔬、水果也弄一些上来！哦！再上一盘活鲤鱼，味道鼓捣得好些个！”

“爷们儿，好酒、牛羊肉、菜蔬、水果全有，只是没鱼。五通镇距黄河三百里，别说鲜活鲤鱼了，死鱼都没有。不过，敝号今天刚宰杀一头活鹿，给爷们儿奉上鹿肉炖口蘑和鹿血鲜羹，准保味儿极佳，如何？”

那青年把头微微点了点，点菜的大汉便说：“如此也好！搞得快些个！”

“爷们儿放心，马上侍弄好！”

片刻功夫，酒菜都送上来了。两个彪形大汉给那青年斟酒、布菜忙个不停。那青年笑道：“龙儿、虎儿，在外面，咱们尽可随便一些，既然同桌而坐，就该同桌而食，不必拘束、客套。”

“爷，奴才遵命！”

龙儿、虎儿嘴里这么说，手里还是忙个不停，两个伺候主人连饮了三杯，方才自饮，眼睛还不时望着主人面前，一个斟酒，一个捡菜，绝不让主人面前的酒杯、碟子空着。如此吃喝了一会儿，忽听得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不一会便走上两个人。前一个是个道士，四十来岁，容貌怪异，额头凹陷，眉长半寸。圆眼，厚唇，大蒜鼻子，也没穿八卦衣，只头上挽个髻儿，披着雷阳巾，背上插着一口剑，无剑鞘，是木头的。道士后面，跟着一个小叫化子，十二、三岁样子，个头又矮又瘦，穿着一身

脏兮兮的、补丁叠补丁的夹袄，已经分辨不出原先的颜色了，一张脸上沾了一半泥，一双滴溜溜转的眼睛只动了动，便把几个食客尽收眼帘。

道士在一副座头前站下，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又低脸望了望地下，这才坐了下来。对左右邻桌上的几位，他根本没看一眼，就像两张桌上都无人似的。连靠窗那桌上的行令喧哗也没惊动他。

小二哥走上前去，摘下搭在肩膀上的抹布，一边象征性的揩着桌子，一边问道：“这位师父，想用点什么？”

道士嘴一动，开腔了，声音洪亮，满楼皆闻：“好酒、牛肉、羊肉，但有，只管拿来，休问！”

小二哥显然是怀疑这个穷道士的支付能力，但又不便直说，只好小心翼翼绕着圈子问道：“师父是出家人，也动荤腥？”

道士说出的话却是不尴不尬：“原本不动，自出家以来，天天都动。”

小二哥无言以对，只好去楼下取来一瓶酒、牛羊肉各一盘，放在道士面前。道士也不吭声，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吃喝起来。

那小乞丐身无分文，没胆量坐上座头点酒菜，站在地当中转头扭颈望着各张桌子上的酒菜，蠕动着嘴唇不时咽口水。片刻，他的目光停留在戴缎瓜青皮帽的主儿那里，稍一犹豫，终于迈开了步子，一步一步地捱上前去。走到“瓜皮帽”旁边，黑而肮脏的双手捧着那只寸身不离的破碗，小心翼翼地伸上前去：

“老爷，可怜可怜小叫化，恩赐点儿残羹剩菜。老天爷睁着眼呢，瞧您老爷子行善积德，准保保佑您老长命百岁，公侯万代！”

“瓜皮帽”也斜着眼睛瞟了瞟小乞丐一眼，目光凶狠而不耐烦。伺候他的小厮走过来，挥手道：“去！去！去！举人老爷心

情不畅，没心思舍施你，滚开！”

小乞丐退后两步，又求告起来，那声音比先前提高了半度。

“瓜皮帽”大为恼怒，咳嗽了一声，伸出手只一拍，把小乞丐手里的瓷碗拍落在地下，摔了个四分五裂。小乞丐吓得全身一抖，稍一愣怔，哭叫道：“你砸了我的碗，赔来！”

“瓜皮帽”嘴唇边上浮起一丝轻蔑的笑意，刚要开口说什么，小乞丐突然抢上前去，冷不防伸出手来，从桌上的一个盘子里抓了一把酱牛肉，转身就往楼梯口逃。

“给我逮住！”“瓜皮帽”大喝一声。

小厮急步奔上去，把一只脚刚往下跨的小乞丐夹脖子一把揪住，连拖带拎擒到举人老爷面前。“瓜皮帽”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掌，把小乞丐打了个满脸花：“小兔崽子，胆大包天，青天白日竟敢当众抢劫！”

小乞丐身子一歪，倒在地下，“哇”地大哭起来。

“瓜皮帽”咆哮道：“小狗杂种你还哭？李僮——”

小厮垂手而立：“老爷！”

“拿我的片子，送他去巡防所衙门去。你对张老爷说，就说是我托付他的，把这小狗杂种打上五十板子，关押一月，让他死在那里得了！”

小乞丐一听，哭得更响了，边哭边在地下打滚，滚得很有章法：准确无误地往楼梯口滚，所过之处，先前被小厮拖过去时掉在地下的酱牛肉都给捡了起来，一块没拉下。他刚滚到距楼梯口三尺处，便被小厮赶上，一把揪住：“小叫化，跟我去巡防所！”

小乞丐拚命挣扎，哭倒不哭了。

“瓜皮帽”大声喝道：“带过来！”

小厮重新把小乞丐拖到“瓜皮帽”面前。“瓜皮帽”冷笑道：